

天下奇才 绝代奇书

——刘安与《淮南子》

陈广忠

楚风汉韵



上接3月1日A2版

(三) 独树一帜的法治理论

《淮南子》的法治思想，与法家的严刑峻法，秦朝的“以吏为师”“以法为教”，有着根本的不同。它认为，法律来源于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，也是“无为而治”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1. 法与时变

《淮南子》中说，“法与时变，礼与俗化；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”。就是说，法度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，并没有所谓一成不变的常法。《汜论训》中说得好：先王的制度，不适宜就要废掉它。夏、商的衰败，是不变法而灭亡的；禹、汤、武三代的兴起，是不互相因循而称王的。因此圣人执政，法律与时代一起变动，礼节与习俗一起变化。衣服、器械，各自方便他们的使用；法令制度，各自按照他们的适宜情况而制定。因此改变古制，无可非议；而依循旧俗，也不值得赞美。

《淮南子》中批判那种因循守旧、不知变通的行动，就像刻舟求剑一般。《说林训》中说：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，譬犹客之乘舟，中流遗其剑，遽契其舟楫，暮薄而求之。其不知物类亦甚矣。这就是对“刻舟求剑”成语的最好解释。时代变了，法令制度也要随着变化，哪有什么亘古不变、世代通用的法令呢？

2. 执法公正

作为国君，执法要公正无私。《主术训》中说：绳墨对于内外的事物，没有私好与曲直，所以作为公正的准则。国君使用法律，没有偏向和爱憎的区别，因此可以作为命令。

国君执法，要赏罚分明，一视同仁。《主术训》中说：法者，天下之度量，而人主之准绳也。县法者，法不法也。设赏者，赏当赏也。法定之后，中程者赏，缺绳者诛。尊贵者不轻其罚，而卑贱者不重其刑。犯法者，虽贤

必诛；中度者，虽不肖必无罪。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。

这段名言，说得明白：在法律面前，“尊贵者”“卑贱者”、贤者、不肖者，一律平等，这样法度就能达到“私道塞”“公道通”的目的。

3. 守法表率

《淮南子》中强调，作为国君，要做守法的表率，这样天下才能令行禁止。《主术训》中说：所以国君的立法，首先要以自己作为标准典范，因此法令才能在天下通行。孔子曰：“勘正，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所以禁令在自己身上实行了，那么法令便可以在人民中实行。

不但国君自己要“以身为检式仪表”，而且法律对国君也有制约作用，防止国君行私、擅断。为此《淮南子》中还提出了“以法禁君”的问题。《主术训》中说：古代设立有司之官，是用来管理老百姓，不要让他们放任自流。拥立国君，用来控制有司，使他们不要专断。法典、礼义，是用来禁止国君的，使他不要擅自决断。

就是说，普通百姓犯了罪，由司法官吏惩办；百官枉法，由国君制裁；而惩治国君的，则是“法籍礼义”。“以法禁君”，说明法律的权威，是高于国君的。这样就能限制国君的擅权、独裁，确保法制的推行。《淮南子》的法制观，在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史上，闪烁着独特的思想光辉。

(未完待续)

雪，悄悄地融化

——怀念张易亨老师

汤力帆

2月末的一个傍晚，得知恩师张易亨老师仙逝，不胜悲痛。张老师是1937年生人，我市戏剧、影视剧行业泰斗，也是首位一级导演。他于1961年由中学语文教师转行考入原市文工团，从事戏剧表演，后从事影视剧表演导演工作。他参演的作品有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白毛女》《江姐》，话剧《兵临城下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煤城怒吼》《万水千山》等，塑造过许多令人难忘的舞台形象。他执导过的话剧有《南方怒火》《雷雨》等，主演过电视剧《范进中举》，执导过电影《金鸳鸯》、电视剧《行路难》《咱们的父母官》《哑警》《茶圣陆羽》《西楼会》等，作品获中国影视剧协“飞天奖”、安徽省“五个一工程

奖”提名，安徽省灰喜鹊优秀电视剧奖等。

我1998年调入市文化系统创作单位从事戏剧曲艺创作工作，张老师是我的引路人。俗话说“隔行如隔山”，一个从未接触过舞台表演艺术的“局外人”，想写好剧本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！好在有省内外剧作家、曲艺作家的精品范本，有VCD、DVD演出光盘（后来有了电脑与互联网），特别是有了张老师这样的艺术前辈指点迷津，才使得我少走不少弯路，由外行逐渐转向“圈内”，勉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张老师曾鼓励我说，不是“科班出身”没关系，“我也不是科班出身！”“只要肯下功夫，没有学不会的！”我每次去拜访他，总能从他的点拨中得到启

迪。我逐渐感觉到张老师称得上是一座知识与智慧的宝库！

张老师酷爱读书，藏书从古今中外哲学著作到诗词歌赋、从历史公案到小说戏剧……几乎包罗万象。他衣着考究，瘦削挺拔的身姿很容易在人群中被辨出。我经常能在新华书店或个体书摊前遇见他选书，他后来学会了网购，有时也请外地亲友帮忙购书。《道德经》与《论语》，我们很多人都读过，但晚年的他居然写出了有关这两部著作的阅读心得并结集出版——我想起了演员陈道明，他的艺术成就是否与他酷爱读书有关呢？

我们很多人称张易亨先生为“张导”，而我则习惯于称他“张老师”——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位好老师。许多从淮南走出去或者留在淮南从事播音主持或导演工

作的人，都是他的高徒，其中有的已成为耀眼的文艺明星。

除了读书、教学，张老师还爱好篆刻、书法、丹青，我常常在他家里、在他的QQ空间里欣赏到他的作品。他的生活极有规律，很难相信这位与癌症抗争了十多年的耄耋老人，退休生活竟如此丰富多彩。

张老师是悄悄走的，我是在他火化之后才得到消息。家人根据他生前遗愿未设灵堂、未通知任何亲属之外的人。那天傍晚，我在张老师居住的小区内遇见他的儿子，交谈中看见房道外早春的积雪在悄悄融化。这场雪静悄悄地来过，正静悄悄地离开，大地会很快恢复原貌。但被滋养过的土地不会忘记这场雪——它曾经给渴望养分与希望的庄稼，带去浪漫与快乐的美好时光！